

我的碎片

我的碎片，拼成了我。

你若仔细观察这些碎片拼接的地方，会发现它们之中不少精雕细琢，拼接稳固，但也有不少纹理粗糙，摇摇欲坠。

因为我无时无刻不在新陈代谢，我不断地从环境中增生，但有人会说：“我就是我”
谁就是我，我就是谁，谁就是谁呢？

出生时，我是几片没有被人雕琢过的木板，有意无意的磕碰对我来说都可能是灭顶之灾。我是宝藏也是垃圾，我未来可能被丢弃在菲律宾某个无人问及的贫民窟里，成为地面的一个隔板，也可能成为令人羡慕的大航母上不可或缺的组件。我依赖环境而生，也随时会被环境杀死，他的风吹草动总会被放大，引起蝴蝶效应。没有人知道这几片木板的归宿，但每一个人都曾是他的设计师。

最初几年的时光让我成为了一艘小船，想乘坐他去程远方可能还不太现实，小船零件松动，船梁的材质不允许他经历什么大风大浪。你若把他放到海里，他会被风吹地偏离航向，迷失在苍茫大海。

但这个小船已经和那几片木板大不一样了，你可以想象他被改造成一个军舰，邮轮，但很少有设计者会把它砸烂做成一个沙发。

往后的十几年时光，设计师们把我不断加固，在我的躯体里添置新的设备，帮我涂上他们认为最时髦的颜色。这也塑造了人们印象中的我，也塑造了我印象中自己应有的样子。我开始到处航行，漂泊，无目的或者有目的的去过许多地方，也开始翻船，破损。尽管无数的小修小补已经很少被记得了，几次伤筋动骨的大改造仍然记忆犹新，并且被设置成了“里程碑”。

没有风，没有数万小时有目的或者漫无目的的漂流，没有我的设计师们，就不会有我，但也正是他们与我的每时每刻，否定掉了我，让我不再是我，或者说，真正的我到底存在于何处呢？是哪个空间里的哪个时段，是哪个到达过的地方？如果挑定了一个形态，会不会在下一秒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呢？

可能电影是比相册更贴切的比喻。电影是无数个图片拼合而成的，不管芝诺怎么抗议，无数个静态就会变成动态...很神奇吧。

除了关键帧之外，电影的每一帧，看上去都难以分辨区别，但是把相似的他们堆叠数十张，数百张，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故事。

电影还有几个特点，在刚进入影院时，你对情节可能一无所知，故事一点点展开，每一个情节都可以生长出新的故事，不管最后事态怎样发展，观众可能都不会太惊讶。等电影进行到了一半，故事在多个维度展开，剧情越来越清晰，可能有几个转折令你意外，但回过头看，他们都属于同一个电影，都属于同一个完整的连贯的故事，因为那些引导故事生长开花的种子，决定了故事的枯萎，死去。

彩色的小船开始去到越来越遥远的地方，他也不免要和设计师们一一告别，开始自己在苍茫大海上寻找方向，他离家越来越远，路途中的困难，日复一日的重复的行驶把他彩色的外壳冲刷成生锈的铁皮，曾经被许诺过的那个快乐地越来越少地被提起。出于安全起见，他总是不断地更新自己的零件来让旅程更平稳，安全，舒适。虽然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回想不起任何一个值得记忆的改造，路线的抉择，但当他等到他再次回到来的地方，已经没有人再能认出他了。

总有些事物会从“那个”，变成“我”，然后又从我变成那个，他总是在和环境舞蹈。大多数时候这和呼吸一样自然，一样吐旧纳新，也一样少被人引起注意。

但多年以后，总会出现某些时刻，不管是一段描述，记录，他人的叙述，还是被偶然想起，发现的丢失在角落的被遗弃的零件，会把时间带回到某一段旅行，耳旁还回响着知了叫声，红色的墙壁上爬满翠绿色爬山虎的盛夏，或者被暴雪遮住视线，模糊了的寂静的寒冬深夜的窗边。

因为那些到达过的地方总会留下痕迹，不管是帮我换上彩色喷漆的那个设计师，那段意外记录，甚至身上让你隐隐作痛，引起排异反应的“他者”零件，都为此做过了见证，也都会在你留意时把你短暂的带回到那个红色的天空下，任凭你怎么呼喊，都无法让时间延长期限。

总有些碎片提醒着你，那无数个不起眼的岔路口，决定了你如今的样貌，可能让当初的你逃过一劫，也可能让你今天命悬一线，那些本可以是你的一部分。但那个世界里曾经鲜红的枫叶，已经要变成昏黄的碎渣，将要被风吹散，难觅踪影，如果不被人们捡拾起，就再也无力决定未来的旅程，从此消失在时间的垃圾堆。从前渴望抵达的彼岸，也被时间越拉越远。